

□灯下漫笔 ■林万春

远去的疍民船

20世纪50年代,沙溪边的古镇凤岗,偶尔有船民上岸卖鱼虾。时近端午,我和母亲在门前包粽子,一位赤脚渔夫来兜售。据说,渔夫来自省城上渡,四处漂泊,以水为家。那头胡子鲶五六斤重,我们吃不起,母亲摇了摇头。渔夫屁股后跟着一位娇弱的小女孩,同样赤着脚,身着“摇机布”(一种蓝色麻纱土布)短衫,许是走累了,阴雨天里两个瘦削的肩头在发抖。细看,她的双手捧着一大碗沙蚬,苍白的瓜子脸上露出一种渴望。我鼓动母亲买下蚬子,还送给她一串肉粽子。母亲是念佛的,临走又亲热地把女孩搂住,用鲜红的绸条给她扎了一双蝴蝶结。邻居阿婆看出了端倪,取笑说:好啊林家嫂子,那妹妹瘦弱了点,但一双眼睛却水亮水亮的,假使能留下,刚好和你儿子配对。

岁月倥偬,人间有情。从文以来,我一向喜欢郁达夫的文字,他的《闽游滴沥》富有人情味。在一篇写福州的散文中他说道:“此外的一族,以水上为家,明清以后,一向被视为贱民,不时受汉人的蹂躏,相传其祖先系蒙古人,自元亡后,遂贬为疍户,俗呼科蹄。科蹄实为曲蹄之别音,因他们常屈膝盘坐在船舱之内,两脚弯曲,故有此称。”这时,我才把疍民和当年的渔家父女对上号,时而为他们惨淡的命运惋惜。

我还知道,疍民的起源有多种说法,有说是古代陆上百姓为躲避战乱迁居水上,有说是古代色目人

移居于江河,但多数志书记载疍民是秦汉时期亡国于西汉的古越人后裔,难怪他们也信奉蛇呢。福州疍民分布在闽江与乌龙江流域,以帮洲、苍霞洲、上渡等地较多。他们居住在五六米长的连家船上。船前甲板为疍民撑船的地方;中间船舱供人坐卧;船尾有生火的铁皮灶。有的人终身没有穿过一双鞋袜,风吹日晒黑脸膛;而妇女不缠脚,不束腰,袖口镶有黑布条,一双大耳环,脑后梳田螺髻,髻尾朝上。自古以来,陆上人对疍民多有歧视,不许上岸居住,不许参加应试,不许汉女嫁给疍民。清末有几朝允许疍民捐官上岸,马上就有讥讽疍民的民谣流行:“摇摇船啦,曲蹄做老爹,少爷担粪桶,小姐去踏车,厅中人客喊恭喜,房中奶奶脱跣胶(打赤脚)。”

随着历史演变,疍民基本上与汉人同化了,使用福州方言,可仍然保留其独特的习俗。福州民间有“官三民四曲蹄五”之说,即官宦人家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三祭灶,平民百姓家在二十四,而疍民只能在二十五。过年期间,疍民们会带着孩童,沿街挨家献上疍民歌谣和祝福语,向大家换取糕糍等年货。“姑嫂双双贺新年,红红伞灯挂厅前;好糕好粿送奴去,金字牌板立门前”“旧年过了又新年,生意兴隆赚大钱;恭喜发财平安过,送奴糖粿过门前”等。还有“盘诗”习俗,有月光的夜晚,船对船打过招呼,男女青年对唱,你侬我侬,缠缠绵绵,以至产生情愫,如“日落西山夜昏黄,点起油

灯照孤房;日里想哥想到暗,夜里想哥到天光。”一首首盘诗,让疍民忘记了人间不幸和水上生活的清苦。

后来,在政府扶持下,福州连家船终于消失在烟波江上,疍民住上了楼房,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。我从老家退休后,受聘到省城媒体十来年,一直想采访疍民题材,他们的繁衍变化、喜怒哀乐。但谈何容易啊,主要是他们落地生根,已和普通人打成一片,桔橘不分;年长些有故事的,又闭口不谈当年,生怕被人看不起。直到去年我才圆了梦,姑姑的小孙女小丽的女伴小郭正是疍民后代,性格活泼爽朗,她愿意接受采访。

小郭在一个幼儿园工作,豆蔻年华,嫩得像一根葱。我去的时候,她正在花圃里教《月光光》。满园鲜花,一群孩子列队朗诵:“月光光,照池塘。骑竹马,过洪塘。”小郭对我说,她的父辈就上了岸,政府补助建了幢吊脚楼,红漆地板绿窗纱,起居还舒适。夫妻俩当搬运工、清洁工,抚养三个子女长大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大哥脑子好,如今是一家民办企业大老板,家大业大;二哥会读书,考上区机关公务员,去年春节刚喜结连理,新娘子是同事,夫唱妇随。小郭自己从小爱唱爱跳,念的是幼师,毕业不久就由老校长推荐到这里。琴声悠悠,“……洪塘水深不得渡,娘子撑船来接郎”。一举手,一投足,柔韧的舞姿如天鹅湖里白天鹅,尤其是那双水亮水亮的眼睛,让我想起当年老家门前卖蚬的小姑娘……

□心灵语丝 ■米丽宏

心是一把勺儿

有人说,这世上的人啊,最初来的时候一个样,最终去的归宿一个样,中间,剥除外皮和附加,在澡堂子里光溜溜的,都一个样。

然而,人其实是不同的。有的人,体内住着鸡毛蒜皮的烟火;有的人,体内含蕴着风光旖旎的胜境。还有故事说同处一间牢房的两个人,从同一窗子往外看,一个看到的是泥巴,一个看到的是星星。

你看,每个人“看”到的,其实是经过了的选择和过滤;某种程度上,它是心的映像。那么,是什么引导着我们的“看”呢?

是那种内在的持有:情怀。

情怀,是我们在顺利或不顺利的境遇里,内心那一点情趣与感情。它跟经历有关,跟素养有关,跟你看世界的角度有关。它因应世事,映照精神。因为情怀,人的生命意识在外界的凄冷和精神自由的双重推动下,更能迅速觉醒,释放生命的光彩。

宋神宗元丰二年,苏轼因诗获罪,以“谤讪朝廷”之名入狱。四个月后,贬往黄州。在黄州,他常与朋友出去游玩,流连山水。一天,走在

路上,他看到白云从山中涌出,像奔腾的白马,直入车中,便将竹箱打开,将白云灌满,带回家,再把白云放出,看它们的变化腾挪。他写诗道:“掬取置笥中,提携返茅舍。开缄乃放之,掣去仍变化。”

他诗中的白云“掣去仍变化”,是真,是幻,还是逗趣?我相信,他是真有云月在胸的。飘逸的云,皎洁的月,冲淡郁郁与烦躁,为他辟出一方宁静。

看似天真稚拙小情怀,却堪称人生通透大境界。随着年龄增长,人类天真的特质渐渐睡死在了体内;而在苏轼那里,却一直醒着,亮着,鲜活地存在着。

情怀的另一特质,是对美的追求。美如一记闪电,撕开生活的表层,袒露最本真的生命内涵。俗世烟火、外在皮囊,比起对美的追求,都是轻的,浅的,是可以俯瞰而生悲悯之意的。一个人,若将“美”奉为生活的信条,定能自行消解内在的紧张和冲突,即便暗淡的境遇,也寻得到鸟语花香的胜境。

木心,被称为当代文学的“异

数”。在特殊年代曾身陷囹圄,行动受限,他就行走于脑内的世界。他回忆说,曾在地牢用破衫撕成的碎片给自己做鞋。鞋头做成圆的还是尖的呢?类似这种美学问题,让他凝神思考——他决定做成尖型的。两年后,从囚车的铁板缝,他窥见路上时髦男女的鞋头都是尖的。正是“美”,给了这个囚徒灵魂的自由,使他高高翱翔于严酷的现实之上。

每个人的人生,都是一具皮囊携带着一颗心的旅行。我们有门、有墙、有锁、有衣服、有地位,我们拿它们作为自己的保护膜;然而,保护膜剔除后,肯定存在一处最柔弱最不设防最不透明的精神的核。

我曾经久久凝视“心”字的写法,还真如人所说:一把勺子三个点。那三个点,最该是真、善、美。它盛在我们的身体里,摇曳在我们的灵魂中,默默孕育一颗“情怀”的种子。种子萌绿,领首而立,一半在时间内的现实里,一半在时间之外的永恒里。它撑开心的狭仄,慢慢绽放美的意蕴,笼罩我们一生。

□岁月深处 ■思明

三伯陈玉峰

去年正月,我和内人还有二姐一起到福州看望三伯、伯母。我们到达屏山西苑惠风居的时候,二老早已开门等候我们,还有桌案上的两幅画作《故乡古榕》《后港桥》。亲人见面格外高兴,彼此问候。我和三伯轻轻地捏起画作一角合影留念后,三伯引我们到茶室,落座之后主题便是后港街的人事物。三伯像和蔼的老师关切询问我的近况,我一一汇报并告知正准备画一幅《后港街全景》图,三伯听后甚为嘉赏。赠我画册,亲自指授,历时一年图成,奈何三伯作古,悲哉!谨以此文追思三伯。

三伯陈玉峰又名一峰,国家一级美术师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第五届、第六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,第五届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主席,福建省画院名誉院长。1942年农历五月出生在文化底蕴深厚的泉州惠安后港街。祖父曾以三伯的名字作了一幅藏头联“玉出昆山无价宝;峰藏异矿有奇珍”,这是他对儿子的美好期待。祖母常以掌故激励父辈七兄弟勤学苦练,寄托百姓家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。跟阿伯、二伯一样,三伯五岁时就被送进街头先生的私塾里,拜孔子公读圣贤书,从此与笔墨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三伯自幼酷好书画,在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浸润下成长,奠定了他传统学问和绘画艺术的基础。

画画陪伴三伯度过愉快的童年时光,每次学校美术比赛,他都能名列前茅。小学毕业后,三伯以优异成绩保送进惠南中学就读,遇到了引领他进入规范美术训练的恩师,真正接触到素描和色彩画,更是凭借借来的一根铅笔圆了大学梦。那年是1959年,三伯十八岁。祖母既欣喜又担心,在其堂哥黄泰楠先生(爱国华侨教育家)的劝导下,才放心让三伯远赴省城求学,走进充满魅力的艺术殿堂。

在大学里,三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绘画中去,几年下

来,在绘画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由此开启了传奇的艺术人生。1964年,三伯以优异的成绩从福建艺术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并留校任教。他在学校里教授基础绘画课程,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。三伯喜欢写实风格,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在情感和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。他用油画、版画、水彩画、漆画、宣传画插图等多个画种来创作,尤以中国画见长。

画如其人,三伯把感悟融合到绘画中,作品展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关怀,创造出独具个性的画风,这就是他的作品广受大众喜爱的原因。那一次次的“家山南望”是石湖、蚝壳厝、海峡圆月、古城朝霞,是古榕掩映中的出砖入石大厝……总是似曾相识,令人怦然心动,油然而生亲切喜悦之情。

三伯在绘画艺术道路上翻山越岭,近百次入选参加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美术大展。作品曾为中国美术馆、中国展览公司等单位和个人收藏。他的画就像一部个人的长篇史诗。

书画同源,三伯临习敦煌写经的书法字帖,书体静穆内敛,配合画面题款,浑然天成,这使他的画风还洋溢着别样的神采。

三伯秉性朴实,待人处事豁达乐观,更热心公益事业,故乡修葺的道路、学校、老人活动中心、祖厝等等的捐款栏中显眼处总有三伯的名字。三伯关爱社会,积极参与捐画慈善义卖,扶弱济困,慷慨解囊,颇有祖父遗风。

六十多年的省城生活,游历名山大川,举办展览并讲学,三伯的足迹遍及五大洲几十个国家。但家山依然时常潜入三伯的梦,带他回到那鹅卵石街道上,去到那鱼巷沟边。这里是他生命的起点,艺术的源泉。

如今,三伯已经逝去,哀哉!但他又通过画作,将毕生所学转化成后人的精神食粮,它们“千姿百态,美丽丰饶”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